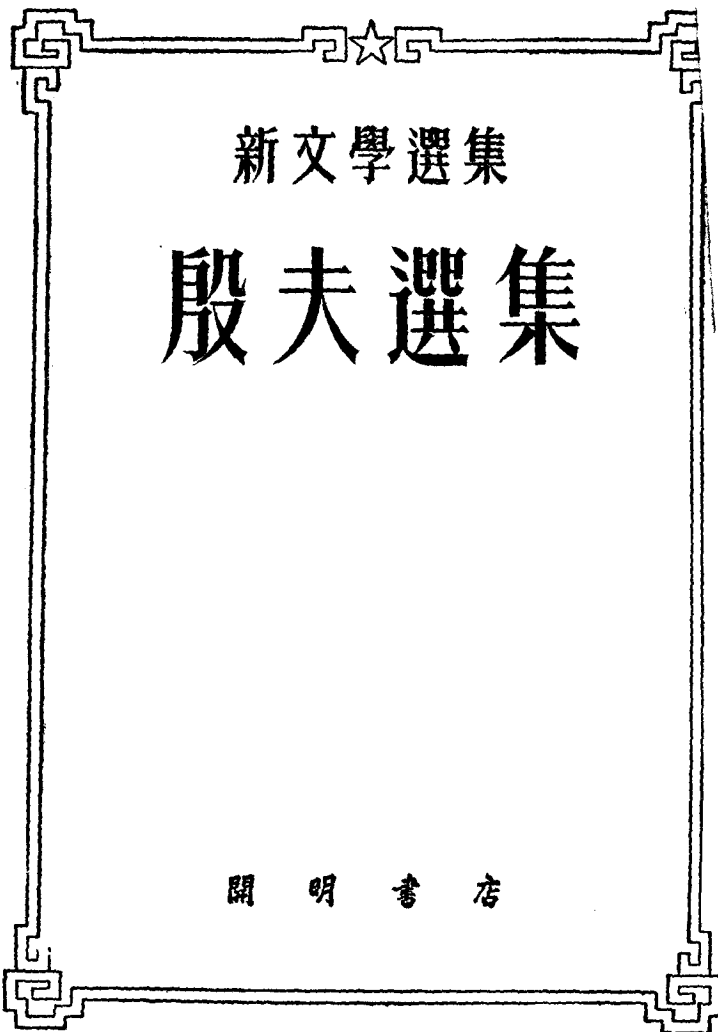


新文學選集第一輯

殷夫選集

新文學選集編輯委員會編
開明書店出版



新文學選集

殷夫選集

開明書店

殷夫選集

〔乙種本〕

每册定價6,300元

32開本 168定價頁

著者	殷夫
編輯者	新文學選集編輯委員會
主編	茅盾
出版者	開明書店 (北京西總布胡同甲50號)
印刷者	華義印刷廠
發行者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 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1951年7月初版

12(睽8852)

1952年7月乙種本初版(1-3000)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編輯凡例

一．此所謂新文學，指「五四」以來，現實主義的文學作品而言。如果作一個歷史的分析，可以說，現實主義是「五四」以來新文學的主流，而其中又包括着批判的現實主義（也曾被稱爲舊現實主義）和革命的現實主義（也曾被稱爲新現實主義）這兩大類。新文學的歷史就是從批判的現實主義到革命的現實主義的發展過程。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發表以後，革命的現實主義文學便有了一個新的更大的發展，並建立了自己完整的理論體系和最高指導原則。

二．現在這套叢書就打算依據這一歷史的發展過程，選輯「五四」以來具有時代意義的作品，以便青年讀者得以最經濟的時間和精力獲得新文學發展的初步的基本的知識。本來這樣的選集可以有兩種方式，一是按照作品時代先後，成一總集，又一是個別作家各自成一選集；這兩個方式互有短長，現在所採取的，是後一方式。這裏還有兩個問題須要加以說明。第一，這套叢書既然打算依據中國新文學的歷史發展的過程，選輯「五四」以來具有時代意義的作品，換言之，亦即企圖藉本叢書之助而使讀者能以比較經濟的時間和

精力對於新文學的發展的過程獲得基本的初步的知識，因此，我們的編輯的對象主要是在一九四二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們。這一個範圍，當然不是絕對的，然而大體上是有這麼一個範圍，並且也在這一點上，和人民文藝叢書作了分工。第二，適合於上述範圍的作家與作品，當然也不止於本叢書現在的第一、二兩輯所包羅的，我們的企圖是，繼此以後，陸續再出第三、四……等輯，而使本叢書的代表性更近於全面。

三、本叢書第一、二兩輯共包羅作家二十四人，各集有爲作家本人自選的，也有本叢書編委會約請專人代選的，如已故諸作家及烈士的作品。每集都有序文。二十餘年來，文藝界的烈士也不止於本叢書所包羅的那幾位，但遺文搜集，常苦不全，所以現在就先選擇了這幾位，將來再當增補。

新文學選集編輯委員會

一九五一年三月，北京

代序

——鮮血記錄的歷史第一頁

雪峯

在中國革命文化運動上起了偉大的先鋒作用，在人民的革命文學史上有它重要地位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是一九三〇年三月成立於上海的。可是，它成立的時候就是所謂「非法」的團體。那時候，正是國民黨叛變革命的一九二七年之後；從一九二七年四月起，國民黨幾乎每天在各地大批大批的屠殺革命人民，瘋狂的白色恐怖有增無已。蔣匪施用法西斯血腥政策，並且從一九二九年起集中力量進攻蘇維埃紅軍，來企圖鞏固他的反革命政權；一九三〇年就是在反動最高潮的中間。人民不僅沒有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連生命都是絲毫沒有保障的。但另一方面，也正是民族危機日益緊急，人民的革命鬥爭日趨高潮的時候。所以，「左聯」是自始到終都在高度的白色恐怖的壓迫之下進行活動和鬥爭的，不僅通過萬分困難的條件進行言論的思想的戰鬥，並且也以同志的生命獻給人民的革命事業了。

我們流了血，並且流了很大的血。第一批以革命作家的身分，以「左聯」會員的身分，

被國民黨反動統治殺害了的就是柔石，胡也頻，白莽，李偉森，馮鏗等五個同志。此後還有洪靈菲，應修人，潘漠華等同志，先後被殺於北平，上海和天津，他們也都是國內知名的作家和詩人，都是「左聯」的會員。而更早的還有優秀的人民演員，「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的會員宗暉同志，他是一九三〇年秋天被殺於南京的。我還沒有把瞿秋白同志算在裏面；但他也是「左聯」會員。當時犧牲的社會科學家方面的同志，我現在都還沒有提到。總之，我們流的血是多的。可是，「左聯」的戰鬥自始到終都勝利的。我們流的血，就恰恰證實了我們的勝利。首先，我們的血是和革命人民的血流在一道的，我們是和人民一道在戰鬥的。其次，在當時「左聯」方面，我們並沒有被血所嚇倒，並沒有因此而恐懼或退避。

我姑且不談別的事情，單只約略地提一提當第一批五個同志被害時的一些情形和他們的血所引起的影響罷。是的，五個同志被害的當時，法西斯恐怖是怎樣地籠罩着上海和中國在蘇區以外的地區。「左聯」當時又處於怎樣的困難之下。我們以及五個同志的家屬都沒有辦法去收五個同志的屍首，這可以不用說了。我們甚至於沒有地方能說一句話，更不用說如何來紀念他們了。魯迅先生的詩句說「吟罷低眉無寫處」，是完全的實情。但後來我們也終於進行了紀念。

當「左聯」初成立時，即一九三〇年上半年，我們還有幾個所謂「不合法」的，然而公

開發行的雜誌，如拓荒者、萌芽月刊、巴爾底山等。但很快就都不能繼續出版了。這樣，就一直到了五個同志被害以後，我們爲了無論如何要把同志被殺的消息告訴給廣大人民，要表示我們的抗議，要紀念我們的同志，這才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創刊了完全祕密發行的機關雜誌前哨。

這「前哨」名字也只用了一期，第二期就改名爲「文學導報」了，因爲「前哨」兩字更容易爲敵人的偵探所嗅知。

而這一期前哨，就是全部獻給殉難同志的「紀念戰死者專號」！

這「戰死者」，當然就是第一批被害的「左聯」五同志。但同時，在紀念專號上，我們也紀念了宗暉同志。

柔石等五個同志，是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同時被捕，在二月七日和其他的十八個革命志士一起共二十三人，被活埋和槍殺於上海龍華國民黨警備司令部裏面的。當時，國民黨是完全實行最卑劣的暗殺主義；不但沒有宣布，並且嚴禁任何人把消息透露。我們和五個同志的家屬，想知道我們同志的生死，想盡了一切方法，甚至於賄賂了行刑的劊子手，這才打聽到了他們已經被害，而且知道他們死得非常的慘。後來，我們又從別的因另外案件關進龍華而得釋放出來的人那裏，知道得更詳細一些，除證明了他們的確死得很慘以

外，也知道了他們臨死時都是非常英勇壯烈的。

關於國民黨殺害我們同志用極慘毒的手段，現在是更可以證明了。因為在上海解放之後不久，我們的五個作家和別的十八個革命者的屍骨都已經找到。二十三個人被分成爲幾組，都被手銬相互聯鎖着，這就可以想見被害時的狀況。他們是在龍華從前國民黨警備司令部裏面一個荒場裏掘出來的，埋在地下已經二十年，面目當然已經不能辨別；但數目剛好二十三個，而且埋的地點也和我們以前打聽到的相同，所以這是不會錯的。

我已經說過，當時報紙上是不容許我們把國民黨統治者殺害進步的革命作家的消息透露給廣大的人民的，更不用說發表我們的抗議之類了。別的任何刊物雜誌，也同樣不能讓我們登一點消息或說一句話，即使非常曲折隱晦。後來好不容易才在文藝新聞上隱隱約約地透露了一點點。所以，無論怎樣困難和危險，我們也只得創辦秘密發行的刊物，並且把第一期獻給我們的戰死者。

我現在也還記得起來出版那秘密刊物和秘密紀念同志的艱難的情形。首先是因爲沒有印刷所敢於承印。我們只得聯絡了幾個革命的排字工人，他們在半夜到天亮之前，瞞住了他們的老闆，遮住了燈光，沒有一點聲音地來給我們排印。我們就守在他們旁邊，他們排好一段我們校對一段，務必在天亮以前把刊物印好拿出印刷所。所以，現在如果還看得

見那刊物，就會發覺錯字很多，那是無怪的。其次，刊物的名字「前哨」兩個戰鬥性的字也只得空着，讓刊物拿到我們家裏後再用木頭刻的這兩個字一份一份印上去。五個同志的照片，也設法在別處印好，以後再一份一份貼上去的。這都因為不想出這些方法，就不能弄出刊物來紀念我們的戰死者的緣故。

但是，很清楚，我們所以一定要紀念，是因為這是戰鬥。這紀念是必要的，這戰鬥是必要的。我們清楚地認識同志們的血的意義的重大。這是通往勝利的血路，通往人民革命和人民革命文學的勝利的血路。這血路是我們要繼續走下去的。因此，戰死的五個同志是我們的旗幟，是當時「左聯」的旗幟。我們現在都還記到，在當時前哨的「紀念戰死者專號」上，魯迅先生就寫了下面這樣的話：

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今天和明天之交發生，在誣衊和壓迫之中滋長，終於在最黑暗裏，用我們的同志的鮮血寫了第一篇文章。

我們的勞苦大眾歷來只被最劇烈的壓迫和榨取，連識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滅亡。繁雜的象形字，又使他們不能有自修的機會。知識的青年們意識到自己的前驅的使命，便首先發出戰叫。這戰叫和勞苦大眾自己的反叛的叫聲一樣地使統治者恐怖，走狗的文人即羣起進攻，或者製造謠言，或者親作偵探，然而都是暗做，都是匿名，不過證明了他們自己是黑暗的動物。

統治者也知道走狗的文人不能抵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於是一面禁止書報，封閉書店，頒布惡出版法，通緝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將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祕密處以死刑，至今並未宣布。這一面固然在證明他們是在滅亡中的黑暗的動物，一面也在證實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陣營的力量，因為如傳略所羅列，我們的幾個遇害的同志的年齡，勇氣，尤其是平日的作品的成績，已足使全隊走狗不敢狂吠。

……我們的這幾個同志已被暗殺了，這自然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若干的損失，我們的很大的悲痛。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卻仍然滋長，因為這是屬於革命的廣大勞苦羣衆的，大衆存在一日，壯大一日，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也就滋長一日。我們的同志的血，已經證明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革命的勞苦大衆是在受一樣的壓迫，一樣的殘殺，作一樣的戰鬥，有一樣的運命，是革命的勞苦大衆的文學。

……

我們現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銘記，紀念我們的戰死者，也就是要牢記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歷史的第一頁，是同志的鮮血所記錄，永遠在顯示敵人的卑劣的兇暴和啓示我們的不斷的鬥爭。

魯迅先生這幾句如此簡要，如此斬釘截鐵，又如此感情深厚沈痛的話，是代表了一「左聯」全體同志的心情，代表了所有從事革命文藝和文化運動的戰士們的心情，在追悼我們的戰死同志的。自然，我們的悲痛是深沈的，我們的情怒更是巨大的，但我們的信念也是

堅定而明確的。

魯迅的話，是在黑暗壓迫下面，我們強有力的光明和勝利的聲音。

這說明了當時「左聯」的同志們並沒有被血所嚇退。我們清楚地認識了同志們的血證實了革命文學的力量，證實了我們是和廣大的革命人民在一道的。正因為我們有力量，國民黨反動統治不能用他們的走狗文人和我們進行文學鬥爭，就用了最後的兇殘的卑劣無恥的手段，暗殺我們的作家。同時，這也的確確證明了我們當時在革命文學上所有力量，主要的是因為我們和人民的革命在一道，和勞苦大眾在一道，我們在文學上的鬥爭是人民革命鬥爭的戰線之一。

國民黨蔣介石對革命的十年「圍剿」，在軍事上最主要的就是一連五次的「圍剿」紅軍。可是國民黨都失敗了，一連五次「圍剿」都被紅軍衝破了，勝利的是紅軍，是毛澤東共產黨所領導的紅軍。在文化上，國民黨也舉行了十年「圍剿」，禁止刊物，封閉書店和逮捕作家之外，還殺死我們五個作家，以及此後更加緊的壓迫和幾次殺害，都說明了那鬥爭的嚴重和劇烈。但是，國民黨同樣失敗了。「左聯」和國內整個的革命文化戰線並沒有因此而潰散，反而戰鬥得更壯勇，也更深入。因為它是人民的革命戰線之一，因為它也同樣為毛主席和共產黨所領導的，並且是在魯迅的直接指導之下的。

國民黨殺害了我們五個同志，雖然不敢公布，但廣大人民還是知道的。我們同志的犧牲，在當時就給了人民深刻的影響。人民明白革命作家和革命知識青年的血，是人民自己的血，而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的本質就在殺害青年和殺害作家的事情上面暴露得更明顯了。當時，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和詩人，如德國的革命作家路特威錫·稜，奧國革命詩人翰斯·邁伊爾，英國礦工出身的作家哈羅·海斯洛普，美國革命詩人果爾德，日本進步作家永田寬等，都曾經提了抗議書。「國際革命作家聯盟」還發表了由各國著名作家詩人普遍簽名的反對國民黨屠殺中國革命作家的宣言。由於國內人民和國際上的抗議與反應，證明了我們同志所流的血是使人們更認識了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黑暗的本質；同時也使革命文學和文化運動更深化，更和反動統治進行肉搏的戰鬥。

因此，我覺得魯迅的話是完全對的。這是鮮血記錄的革命文學歷史的第一頁。這個血的鬥爭，在那時還正是開始。嗣後壓迫更厲害，血也繼續的流，一直到人民革命勝利的今天。今天是勝利了，這就證明了當時魯迅和「左聯」所有同志們所認識的道路是正確的。認識了鮮血所開闢的道路是勝利的道路，這認識是正確的。今天的勝利，尤其照耀出了五個戰死同志的不朽的光輝！作為人民的戰士和英雄的光輝，作為模範的革命作家的光輝，作為先驅者的光輝，將長久照耀在人民革命史和人民革命文學史上。

我們今天來紀念在二十年前犧牲的五個同志，同時也沒有忘記其他幾個犧牲的作家，意思是重新溫習和認識一遍這血寫的我們的歷史的第一頁。我們要重新銘記一遍兩個真理：第一，以鮮血寫了第一頁的歷史，這歷史是一定要勝利的。第二，革命是不能不流血的，而人民在流血，革命文學也就不能不和人民一同流血，認識了這一點，而且做到了這一點，那麼，革命文學也是必然要勝利的。

這兩個的確是真理，今天都證實了。我以為，「左聯」同志們在當時就認識了這兩個真理，確信了這兩個真理，抱着信心，英勇地戰鬥着，這就是他們實實在在地開闢了勝利的道路的所在。因此，我們深深地感到，當時「左聯」的實際的指導者魯迅和瞿秋白，的確是偉大的。

總之，中國人民的，革命的文學和文化所走過來的路，是壯烈的。我們今天來紀念五個戰死同志，回顧着這條道路，我們的情緒也是壯烈的。

五個同志的血，和所有千千萬萬的革命烈士的血一樣，在當時就一方面照出了反動黑暗統治的卑污與失敗，一方面照出了我們今天所已經取得的人民的勝利。因此，我們今天雖然仍舊有悲痛，並且更加有憤怒和仇恨，然而我們的情緒是壯烈的。

我想，我還可以再重複一遍魯迅的話：「同志的鮮血，永遠在顯示敵人的卑劣的兇暴和

啓示我們的不斷的鬥爭。」我想，這話是應該永遠記到的。一個作家，和一個革命者一樣，就是在勝利的今天，也萬萬不能忘記敵人的兇暴。其次，在今天反動派自然不能夠來殺害我們作家了，但我們的人民還不得不爲反對美帝侵略和保衛世界和平在流血，那麼，我們作家雖不一定也都到前線去流血，卻必須用心血來工作，進行不斷的戰鬥，來實踐魯迅的遺訓，來實現毛主席指示的人民的愛國的文藝創造，並且來紀念我們光榮的作家烈士。

一九五一年二月七日上海。

序

丁玲

——讀了殷夫同志的詩

我第三次讀完了這本詩及散文的稿子。第一次讀它是在深夜，讀過後我不能睡，那夜我失了眠，好像害熱病似的難受。第二天精神很壞，一天也沒有做事。第二次我讀它是上午，也是同樣一天沒有做事，說不出心中的鬱悶和憤懣。這是第三次了，電燈光靜靜的陪着。我感到心跳，我感到血液在體內奔流，感到頭發脹，我祇想大叫幾聲，我想到戶外去散步，我要設法平靜我的感情，必需設法平靜我的感情。

爲什麼我會這樣的激動呢？因爲我喜歡他的詩，由他的詩引起對他的尊敬，而當我讀他詩的時候，當他的詩引起我對他的強烈感情的時候，我卻不得不意識到，他已經早死了，這世界上已經老早沒有他了，他是被國民黨殺害了！

他是這樣的年青，這樣的富有革命熱情，這樣的有力量，他是一個十足的詩人，同時又是一個勇敢的戰士，他爲了我們，爲了革命，寫過他的詩，流過他的血。他的放射了異彩的生命，卻是這樣的短促。當他犧牲的時候，年齡不過二十二歲，二十二歲，本來不過是一個

還應該在大學裏唸書的年齡，然而殷夫同志卻做了幾年革命的青年工作，曾坐過二次牢，寫了不少的文章和美好的詩篇，把他的青春和生命都獻給革命了！

他的詩，僅僅在這能找到的二十多首中，我以為每首都像大進軍的號音，都像鏖戰的鼓聲。我們聽得見嘶殺的聲音，看得見狂奔的人羣。這戰鬥像泰山崩裂，像海水翻騰，像暴風驟雨，像雷電交鳴。我們感得到被壓迫的人們的鬥爭決心，無產階級團結起來與統治階級的殊死的鬥爭。詩人的心是沈重的，是堅定的，是激烈的，詩人的感情是熾熱的，它緊緊的擁抱着抗爭的人們，他用力的握着真理，痛擊那羣賣國者，蔣介石以及他的黨徒們！但詩人所給人們的遠景和信心：卻是光明的，愉快的，新的社會的建立！殷夫同志是一個詩壇的驕子，我還沒有讀到過像他這樣充滿了階級革命感情的詩。他對舊的毫無留戀，而是諷刺，是卑視。他是新的詩人。在廿年以前是這樣，在現在還是這樣。

許多壞人不死去，還活着做惡，而好人卻死去了！好人之所以死去，英雄之所以不能長生，那正是因為壞人做惡的原故。如果不是蔣介石，不是國民黨法西斯分子，殷夫同志是不會死去的，他是會寫出更多的好詩來的。現在中國人民革命事業已經取得勝利，殷夫同志所理想的世界已經到來了。但是如果沒有殷夫同志，沒有千萬個，千千萬萬個殷夫同志，這世界是不會好起來的，那末，讓我們永遠記得死去的殷夫同志，和尊敬活着的殷夫